

小时候喜欢到同学家串门,每每发现家家都有不同的“味”。

苏北人家姜味叠加酱味, 气味厚重; 绍兴人家是梅干菜包咸鱼的气味; 鳗鲞混杂尖锐的海鲜味的必是宁波人; 苏锡常的人家, 空气糖化严重, 甜腻腻的; 而陈醋味扑鼻, 多半是山西人; 蒜味十足的, 没准就是河北山东的; 而老家川湘赣的, 那股辣子味花椒味想稀稀都难。如果家长是医院里的, 则进门就是消毒水味, 长假吃中药的, 进门就是药香。后来我做记者, 人物专访每每要登门, 为拉近距离往往娴熟地和他们聊家乡, 他们总为猜出他们的籍贯而惊奇, 我则暗暗好笑: 贵居所的气味早就把你“出卖”啦。

由家味道到人味道, 人是有味道的, 而且不好闻, 神灵最不喜欢, 《西游记》里常常有类似的骚描述, 神祇或妖精刚进门就责难: 嗯, 怎么有生人的味道?! 这“生人”的味道, 就是人味道, 而事实上, 几乎所有动物对人的味道都是很警惕, 甚至很排斥的。

上海的蟋蟀大王、前上海蟋蟀学会会长李嘉春生前曾邀我观虫, 顺手就给我一只口罩, 自己也戴好了, 那时口罩还远远未得宠, 我就觉得奇怪, 老先生对我说, 蟋蟀, 特别是名将, 对人类的体味非常排斥, 直说了就是非常讨厌, “嫌你臭”。很多人一辈子抱怨养不着“虫王”, 其实并非“不遇”, 而是被他们活活熏死的! 一有好虫, 就拿着放大镜, 整天趴在盆上研判、探究、观察、讨论, 口气腥膻, 唾沫四溅, 整个虫季 3 个月, 每天往往往一趴就是三四个小时, 甚至有五六个钟点的, 不断地往盆里哈你的秽气, 可怜的虫既不会说话, 又无处可遁, 就这样长时间地被你掘在盆底摩擦, 能活着已是胜利, 还什么“虫王”不“虫王”的。

人味道, 不仅动物敏感, 人与人之间其实也很敏感的。走进育儿室, 不管母乳喂养还是吃奶粉的孩子, 一律都有“奶花香”, 你一闻就满心欢喜, 那是朝霞的味道。而老人病人密集生活的地方, 你弄得再生生, 再“洁癖”, 总有一股难闻的老人味和病魔味, 晚霞毕竟是晚霞, 再绚烂也折旧了。更尴尬的是, 有人天生有强烈体味, 天生有强烈口气, 却之不恭, 言之无礼, 如之奈何。

幸好有香。就像如今口腔里常嚼口香糖, 盥洗室都放樟脑丸一样, 早在先秦时期, 香料就被广泛用来驱赶“人味道”。屈原曰: “纫秋兰以为佩”, 说明至少春秋战国开始, 从士大夫到平民, 都有随身佩戴香囊和插戴香草的习俗, 目的就是与人交往, “掩其异味”。宋之才问才华横溢, 但武则天嫌其口气不洁, 他只好口香糖似的整天口含他的白豆蔻。或曰南方数省风俗都好嚼槟榔, 我以为其实也是清洁口气的遗风。可见“人味道”是古今忌讳, “人神共愤”的, 香道发展鼎盛时期的宋代, 用香成为市民提升生活品位的文明标志, 沉香、檀香、麝香、龙涎香, 家家户户都“晨起一炉香”, 几乎“无处不香”, 街市上有“香铺”、“香人”, 还有专门制作“印香”的商家, 甚至酒楼里也有随时向顾客供香的“香婆”。

我早年在《康复》杂志供职时认识了一位中医妇科医生, 他的鼻子居然能够精准地嗅出任何一位女性的生理期的气味, 百无一失。然后结合把脉与舌诊, 和病人展开算命般的问答, 病人难免大吃一惊: 大师啊, 不开口, 都知道!

其实浓淡正邪都是他“闻”出来的, 但哪里敢直说呢, 更不敢公开描绘那种“微妙的荷尔蒙味”, 病人还真以为他是“神脉”, 都是脉里“搭出来”的呢。

人味道, 几乎人人不免, 天生是“香妃”的, 天生“吹气如兰”的能有多少呢? 而且, 是人, 就应该有人味道, 事实上, 骂人的话, 最极致的恰恰就是骂你“没有人味道”! 想想做人也真难, 时而唯恐“人味道”太重, 时而唯恐没有“人味道”, 当然一个生态学, 一个事关伦理学, 得暇我们下次再讨论吧。

2016年3月3日, 我在文学报的“文学会客厅”写了篇短文, 谈了阅读宗璞的《野葫芦引》系列三部长篇小说一点体会, 同时希望宗璞能够保重身体, 将第四部《北归记》写完。文友刘希平看到后发微信给我, 要送我《宗璞文集》(四卷本, 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

见了面才知道, 希平受父亲影响, 从小喜欢看, 家里有不少藏书。他当过10年插队, 每次回上海探亲带回来一包书, 然后换另一包书, 再带到插队的吉林省委延边, 他将别人闲聊的时间都花在看书上了。我和希平年龄相差不多, 两个爱书之人聊天, 自然离不开书。他告诉我, 他订了很多报纸杂志, 并且做了不少剪报。他的空闲时间就是读书看报, 以至于老婆嗔怪他为“书蠹头”。

以后, 在微信的各种群里, 经常看见希平兄在第一时间转发文友的文章, 从中央级的大报, 到区一级的



杭州城以前的老房子, 大多有一个天井。天井里种着各式各样的花。

横紫城巷有几个墙门, 花园里栽各种花草果树。宅子的主人酷爱菊花, 在院子里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菊花。他给宅子起了名号叫“万菊园”。当那深秋菊花花开时, 清新馥郁, 夜月高悬, 满院清辉, 真的是花影浮动。1928年中秋节, 园子的主人在那里办了一次菊展, 展出菊花品种达1100余种, 其中珍品有400余种。

这样的事情, 被纪录在《民国时期杭州的西湖园林》这样的史料中, 花色品种数目清晰。从字里行间, 我们似乎可以闻得见满院子浮动的菊香, 看得见满地摇曳的月光, 像水一样, 铺在青石板上。

在我们老家的乡下, 许多房子也都有了一座天井。天井多是用精大的老磨石砌嵌而成, 做工精细, 设计合理, 几米见方的方池里, 池壁四周都设水沟和精到的排水系统。天井里再置一口大缸, 缸里栽着荷花。院子也是有的, 矮围墙包起来, 也种花, 种草, 种着几棵果树, 杨梅或是桃李, 青枣以及无花果, 院子里的阳光总是特别热烈充裕, 雨水也总是丰沛调和的。

中国人的旧式院子, 往往盛满了一个家族的欢欣喜悦。院子里花木葱茏, 海棠亭亭, 芭蕉高举, 一株两株桂树静默又持续地吐露芬芳。还有玉兰, 茉莉, 兰花, 按着时节开花生长。天井里的植



天井记

周华诚

和藹慈祥。

这样的院子, 也装载了多少人的美好童年。天气晴好的夜晚, 孩子们围在老人身旁, 听他们讲三国演义和封神榜, 讲奇妙妙的传说与故事, 中年人在院子里安静地歇息, 面带笑容, 不声不响。

一转眼, 孩子们就在这样的院子里长大了, 然后离开, 奔向四面八方。

那些被月光照亮的事物, 成为记忆中永不抹去的画面, 镶嵌在每一个从院子里长大的孩子们的心间。

月光落在天井里。那是八月

半。院子里设了大香案, 两只大大的月饼被盛放在盘子里端出来, 其他瓜果也端出来了, 西瓜、苹果、李子、葡萄等时令水果一一放好。这个时候, 月亮在高天上朗朗地挂着, 月光照亮了院子里的每样事物, 花草、桌椅、人的脸上好像涂上了一层异样的光芒。拜月开始了, 老人指挥着小孩对着月亮拜拜, 孩子们对着遥远的月姑出神凝望, 小脸上撒满圣洁的银色的月光。

时光流转。孩子们迅速地长大, 作为成长背景的院子与天井, 也从视野当中消失了。城市变化太快, 乡村变化也快, 快得让人目不暇接。那些古老的院子被推倒, 那些明亮的天井也消失了。

天井里的月光, 那是谁的故乡?

人味道

胡展奋

两年前的仲夏, 作为领队, 我和一批青年后备干部来到了沂蒙山, 踏上了这片心仪已久、魂牵梦绕的热土。从临沂出城, 趋车直赴沂蒙山, 沿着宽阔的柏油马路透过两边的行道树, 可以看到高耸的大楼和鳞次栉比的商店。再往前走, 就出现了村庄、田野和起伏的群山, 山没有想象中的高峻和茂密的植被, 但山村中流淌出的小溪, 四周田园的葱郁, 让我眼前一亮, 虽然第一次到此, 我恍惚间有种似曾相识, 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似曾相识, 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似曾相识, 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似曾相识。

夜夜, “沂蒙六姐妹”动员全村烙煎饼、做军鞋、洗军衣, 筹集军马草料, 一天只吃一顿饭, 每天来回20多里山路, 不分昼夜地支援前线。还有妇救会长兰花, 在孟良崮战役打响后, 带领姐妹们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 用柔弱的肩膀在冰冷的河水中架起“火线桥”, 使部队及时奔赴战场。凝视着墙上晦旧的照片, 当年的她们一个个年轻秀气, 虽身着黑色土布棉袄, 却丝毫不阻挡不住脸上青春光彩的洋溢, 她们就是用自已的勇敢、坚毅和奉献诠释了沂蒙精神。那个时候的沂蒙到处响着“为了前线, 毁家支前”的口号, 真是“村村有烈士, 家家有红嫂”。老百姓宁可自己吃高粱面、咽野菜, 也要把最好的面食送给伤员吃。仅孟良崮战役, 随军常备民工就有7.6万名, 支前民工人数超出我军参战部队的三倍。

当走进放映大厅, 观看描写沂蒙儿女支前的电

视, 听到片中响起的沂蒙山小调, 我的泪就下来了, 渐渐, 两眼模糊, 画面上的一个人物变成了奶奶和父亲, 我仿佛进入了那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那年, 父亲参加八路军一去三年音讯全无, 奶奶独守孤灯苦熬日子, 还被还乡团抓走逼问。父亲在孟良崮战役中身负重伤, 身上多处中弹, 脑中

回望沂蒙那片土地

陈德平

被炸进了弹片, 昏迷不醒。正是两位支前民工用树枝做担架, 冒着敌机轰炸, 及时把父亲送到了野战医院才保住了性命。此刻, 只有站在这片土地上, 我才感受到这一幕幕历史记忆的真切, 激情再次在胸中澎湃。我为那个年代的人们而感动, 也为沂蒙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的巨大奉献和牺牲而敬佩, 正是这样的人民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了共和国的江山。

走在沂蒙老区, 每个人的神情都是庄严的, 对过去的一切既陌生又充满敬意。仰望孟良崮, 静立苍

穹, 风和日丽, 硝烟早已散尽。这更使人想到胜利来之不易, 过往的奋斗对于我们今天生活的意义。在苍松翠柏掩映的华东烈士陵园, 这里安放着一千多名烈士的遗骨, 也镌刻着6万余名烈士的英名。骄阳下, 大家走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 并重温入党誓词。汗水从脸颊流下, 谁也没去擦。当我上前抚平花篮上的垂带, 心再不能自己, 耳际响起的是孟良崮战役总攻时的激烈枪炮声, 也是这样一个阳光炽热的下午, 峭壁如削, 弹雨如织, 战士们仍一往无前地往上冲。我也再次听到了父亲曾经的话语: “我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跟共产党走! 我终于明白了, 那时人们之所以无畏牺牲, 义无反顾, 因为他们心中都有坚定的信念。”

在沂蒙的那些日子, 面对这片红色的沃土, 我时常热泪盈眶。如艾青所言: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如今回望那片土地, 我依然念念不忘, 那是父亲浴血奋战过的地方, 也是我的故土。

沉思

那秋生

独处静坐品味, 无味中更有意味。林则徐有一副对联云: “春气遂为诗人所觉, 夜坐能使画理自深。”因为沉思可以疗心, 休整人之疲惫。张大复《静坐》云: “一鸟呼雨, 修簟静立。茗碗时供, 夜芳暗渡。又有两鸟, 伊嚶林外, 均节天成。童子依炉触屏, 忽断忽止。念既虚闲, 室复幽旷。无事此坐, 长如小年。”前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曾有名言: “一天只有二十一个小时, 另三个小时是用来沉思的。”后来台大建了“傅钟”, 每日鸣二十一次。沉思是一种反刍, 消化着喧嚣与烦躁, 独处中守护宁静, 还原自我, 让灵魂歇一下脚。



扫一扫, 关注“夜光杯”



住的杨浦区, 送了21本书给我。其中有宗璞写的四卷本的《野葫芦引》(包括刚出版的《北归记》)。我在晚报曾经写过《56年前的〈中华活页文选〉》的文章, 希平送了《中华活页文选》(2000年成人版合订本)6册给我, 希平兄人高马大, 可是心思却是如此缜密。希平书赠文友, 我绝不是第一个。

2013年, 一位老作家在家乡浦江镇创办书苑图书馆, 希平慷慨赠送图书590本, 这些书中有的是早期版本, 很珍贵。他家里面有4000多册藏书, 他赠书不图任何回报, 还让人很感动。希平不仅喜欢阅读, 还经常参加图书馆的讲座, 我就在上海图书馆的好几个讲座中和他不期而遇。

我问希平, 既然这么喜欢文学, 为什么不动手写文章? 他说, 他喜欢做“搬运工”, 他喜欢在边上为文友鼓掌!

七夕会

林也从摄影包中取出自备佳能、尼康两台专业相机。指挥游客在草甸排妥后, 林一拿起相机十分熟练地取景并连接快门, 也用自己的相机拍了。事毕, 他宣布自由活动15分钟, 并叮嘱车虽少但切勿站在公路上。我们收不住笑容, 庆幸偶遇奇景和摄影高手导游。林说, 此道跑过不下几十回, 长云也多, 但像今日这般首尾不见的长云还是初识。我见他同我一样兴奋, 拍摄不停。

长云如纒

吴道富

车启。长云若固, 时浓时淡, 密则遮山, 稀则透彩, 起伏平缓, 倚岭伴目皆悦。行至傍晚, 碧空依然, 但见车右侧绿茵连片, 泛金的山脉前长云如纒, 远处高峰素雪未化, 别趣景观十数里相仿, 实乃罕见, 众啧啧称奇, 忍不住了, 商请林导游停车赏景。林笑言, 我同大家一样心情, 你们不开口我不好停啊。车驻道边开阔处, 林取布铺地, 请各位把相机放布上, 他要给众合影。

如纒长云, 我在川西北四姑娘山亲近过, 在新疆果子沟幸会过, 在那威松恩峡湾观赏过……而如此连绵不绝的长云, 我仅在新西兰邂逅。那年春末夏初, 从皇后镇沿南阿尔卑斯山脉(纵贯南岛中西部, 全长320千米)北上库克山(海拔3754米, 新西兰最高峰)。我参加的十余人的小旅行团, 中巴司机兼导游林先生自香港来此, 从旅业多年。他边平稳驾车边随景介绍, 众耳

林也从摄影包中取出自备佳能、尼康两台专业相机。指挥游客在草甸排妥后, 林一拿起相机十分熟练地取景并连接快门, 也用自己的相机拍了。事毕, 他宣布自由活动15分钟, 并叮嘱车虽少但切勿站在公路上。我们收不住笑容, 庆幸偶遇奇景和摄影高手导游。林说, 此道跑过不下几十回, 长云也多, 但像今日这般首尾不见的长云还是初识。我见他同我一样兴奋, 拍摄不停。



车启。长云若固, 时浓时淡, 密则遮山, 稀则透彩, 起伏平缓, 倚岭伴目皆悦。行至傍晚, 碧空依然, 但见车右侧绿茵连片, 泛金的山脉前长云如纒, 远处高峰素雪未化, 别趣景观十数里相仿, 实乃罕见, 众啧啧称奇, 忍不住了, 商请林导游停车赏景。林笑言, 我同大家一样心情, 你们不开口我不好停啊。车驻道边开阔处, 林取布铺地, 请各位把相机放布上, 他要给众合影。

